

愛國者

著萊斯金·尼雪

譯 信 又 傳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人物

船長

湯麥斯·傑斐遜

佩琪

瑪莎

詹姆斯·麥迪生

亞力山大·漢密爾頓

喬治·華盛頓

軍曹

亨雷斯上校

賈可蒲

奈特

梅脫

詹姆斯·門羅

漢密爾頓太太

亨利·諾克斯

僕役

芬諾先生

裘畢脫

康賴德太太

邊疆居民

湯麥斯·傑斐遜·蘭道夫

安·蘭道夫

喬治·華盛頓·辣斐葉德

景

序 幕 一七九〇年，在一隻帆船的甲板上

第一幕 一七九〇年——紐約

第一景 總統府

第二景 紐約郊外一家旅館的打鐵鋪

第二幕 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費城

第一景 漢密爾頓家裏

第二景 傑斐遜的寓所

第三景 同前，幾天以後

第三幕 一八〇一年——華盛頓

第一景 康賴德公寓傑斐遜房內

第二景 參議員議事廳

序 幕

一七九〇年。帆船甲板上的一角。晚上，星光滿布，風鼓着帆，波浪衝激，滑車軋軋的作響。

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女郎靠着船欄，眺望海洋。這是傑斐遜跟他的女兒佩琪。傑斐遜，瘦長個子，臉部表現敏感，幾乎帶有女人的溫柔風度。他已不戴當時通行的那種假髮。他的被風吹亂了的頭髮是紅色的，夾着一絲絲的白髮。女郎將近二十歲了，生氣蓬勃，溫柔美麗。他們的頭上，在陰暗中，舵手駕駛着船。

〔船長走到他們旁邊〕

船長 晚安，先生。

傑斐遜 晚安，船長。

佩琪 我們快要靠岸了吧，船長？

船長 我們祇要沿着航線走，那就快了。有點兒不耐煩了吧？〔佩琪笑了起來〕

傑斐遜 你說，回國的航程老是這麼長久嗎？

船長 有的時候，或許還要長久些呢。〔望着天空〕也許會刮風，先生。還是下去吧。〔他行了
一個禮，走開了。佩琪和傑斐遜凝望着海上。〕

佩琪 我不曉得家裏的房子是不是還像我記得的那個樣兒。

傑斐遜 也許沒有那末大。我們離家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姑娘呢。

佩琪 真是，隔了那末久了！

傑斐遜 可不是？

佩琪 真奇怪。現在我們又回家了，我們在巴黎這幾年忽然好像一場夢。爸爸，對嗎？

傑斐遜 對的。〔她歎了一口氣，傑斐遜望着她，微笑。〕

佩琪 我們先到紐約去嗎？

傑斐遜 〔搖搖頭〕我們一直到蒙的賽洛。

佩琪 我以爲你要馬上去看看華盛頓總統呢。

傑斐遜 我們先回家，準備你的婚事。

佩琪 總統不是等着你的回音嗎？

傑斐遜 不一定——不。〔停頓〕

佩琪 爸爸？

傑斐遜 怎麼，親愛的？

佩琪 我在想。

傑斐遜 想什麼？

佩琪 你說延遲一下好不好，我的婚姻？

傑斐遜 延遲一下？

佩琪 如果你答應了總統的邀請，那你一定要住在紐約了。你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住過。你一定會非常難過。我是非常了解你的。

傑斐遜 不過我還不想接受他的邀請。

佩琪 你不想？

傑斐遜 他是准我拒絕的。我真的想利用這一點。

佩琪 〔非常寬慰地〕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傑斐遜 我以前從沒有想過。〔停頓〕你看，最親愛的，我早就覺得我生來是不適宜做官的。

我答應去當法國大使祇因為那時——你母親死了，我覺得很空虛……我想換一個環境也許會……〔他把話中斷了〕

佩琪 我知道的，爸爸。〔他們兩個人望着天邊，停頓了好一會兒。〕那邊多麼奇怪。

傑斐遜 時間和空間好像都消失了。

佩琪 可惜她不在家裏等着我們。

傑斐遜 你的母親？

佩琪 是的。我一想到蒙的賽洛就想到她。她時常告訴我你們結婚那個晚上的事情。

傑斐遜 她告訴過你？

佩琪 在花園裏的小屋子裏，那兒擺滿了你的圖樣、書本子和發明品，亂七八糟的，連走路都爲難。

傑斐遜 「微笑」對的。

佩琪 還談起你怎樣把火爐生上，找到了半瓶酒，那是一個工人留在書背後的。母親彈鋼琴，你拉小提琴，你還唱歌呢。

「刮風了，傑斐遜把外套裹緊一些。」

傑斐遜 刮風了。我進去一下。「他走開」

佩琪 你往哪兒去？

傑斐遜 我看看你妹妹去。

佩琪 她睡着了，爸爸。

傑斐遜 恐怕她把毯子踢開了。她也許會着涼。別叫她滿鼻子淌着鼻涕回家去。「他走開了」

佩琪 爸爸！「在他後面叫着」

傑斐遜 「走遠了」什麼？

佩琪 我去吧，你等在這兒好了。

傑斐遜 好吧，親愛的。「又進來」

佩琪 我就來的。

幕

「佩琪下。傑斐遜向天邊遠遠地望去。海面的波濤催人欲睡……月光消失了，他和船在黑暗中變爲孤零零的黑影。微微地可以聽見柔和的音樂。……慢慢地，好像在海面上跳舞似地，一座迷人的屋子的外形具體的顯現出來了。蒙的賽洛！天下着雪，屋子四周雪堆積得很厚。」
「笑聲從舞臺後面傳來。接着出現了兩個人。青年的傑斐遜和容光煥發的美麗的女郎瑪莎。他們把外衣上的雪抖掉。」

瑪莎 恐怕從來不會有人在這樣的晚上結婚的吧。我說，湯姆·傑斐遜，最後這幾哩路，我們的馬就好像在雪裏面飛過似的。

傑斐遜 「指着房子」那就是了，瑪莎。

「瑪莎轉過身，喘一口氣。」

瑪莎 哦，湯姆！

傑斐遜 你喜歡這房子不喜歡？

瑪莎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這真的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傑斐遜 爲了你，瑪莎！〔抓住她的手〕

瑪莎 可愛極了。

傑斐遜 你的手冰冷。走吧！

瑪莎 不！我要站在這裏，再看一會兒。對不起！

傑斐遜 房子要到四月裏纔可以蓋好，讓我們搬進去。現在祇好用花園裏的小屋子。〔抱歉地〕

祇有一個房間。

瑪莎 〔笑〕我們好像一對睡老鼠。開了春纔能活動。〔向四周看看，迷惑地，指着舞臺後面。〕

那邊是不是你常說的「青山」？

傑斐遜 〔點點頭〕有一個山峯，瑪莎，太陽升起來照着山頂，發出金光。大自然打那兒撒下一

張使人心醉的毯子——有岩石、河流、山脈、森林……

瑪莎 我希望天快點兒亮。

傑斐遜 大風雨的時候，從山頂往下看，在你腳下可以看到大自然工廠裏在製造雲、雹、雪和閃

電。

瑪莎 湯姆，最親愛的！

傑斐遜 唔，瑪莎？

瑪莎 你這樣待我，我不曉得要怎麼說纔好。

傑斐遜 我待你又怎麼樣呢？

瑪莎 我還沒有遇見你的時候，環境和小人物的氣量狹小開始使我失掉信心。地球開始縮小了，生活變得無關輕重了。後來，那個晚上我們見了面，很快樂地談了一陣，隨後，你開始嚴肅的談話，我突然愛上了什麼，不光是愛你，我愛着全人類的前途。〔她忽然停止。他注視着她，笑着。〕你笑什麼，傑斐遜先生。

傑斐遜 就是我活到一千歲，祇要一閉眼睛，——我就會看見你這個樣兒，親愛的，你的臉上黏了雪花兒，你的眼睛亮晶晶的發光。

瑪莎 哦，湯姆。我祇不過想告訴你，我很快活。

傑斐遜 是嗎？

瑪莎 我要接個吻。

〔他溫柔地吻她〕

傑斐遜 「當我們吻着鍾愛的女郎的嘴唇，

世界上的快樂哪一樣也不缺少。

誰第一個發明了接吻，

我相信他該獎賞，

他的靈魂應當長住在天堂。」

〔她笑了。他們擁抱。〕

瑪莎 你永遠這樣愛我嗎，湯姆？

傑斐遜 永遠，永遠——永遠……〔她發抖〕你發抖了？你冷呢。

〔光線開始暗淡下去〕

瑪莎 有一點兒！

傑斐遜 來吧，我的太太。〔他把她抱在懷裏〕我們要生一個火，使你永遠溫暖！

〔他把她抱走。風忽然呼號起來。遠處有人聲。〕

船長聲 〔舞臺後面〕轉左舷！

〔蒙的賽洛的景象淡了下去，淡到看不見。船長上，走到傑斐遜的如夢的黑影旁邊。〕

船長 碰着了壞天氣。還是下去吧，先生。〔風突然狂吼。輪子轉動着。〕把住舵，郝金思！叫

左舷當風！

〔舞臺後面的聲音：「是，船長。」舞臺後面聲音衆多。船長下。人們嘈雜地爭論着。〕

〔另外一個幻象在空間出現，青年傑斐遜坐在一張書桌旁邊，面前放着一份原稿。他隨着講話的聲音，一個一個地望着反對者。〕

第一個聲音 喬治亞反對。

第二個聲音 這個文件裏的話全是唱高調。

第三個聲音 卡羅林納反對。我提議把禁止奴隸買賣的那一條取消。這一條不該寫在上頭。喬治亞和卡羅林納不贊成。

第四個聲音 提議取消「禁止奴隸買賣」那一條，贊成的舉手，〔傑斐遜望望四周圍，感到失望。數票數。〕反對的舉手！〔傑斐遜舉手〕提議通過，請你把那一條取消。

〔傑斐遜把已被否決的條文劃掉〕

李特的聲音 第二條，我不贊成。

傑斐遜 不過，老兄，這是全文的中心。我們要自由，難道我們非在地上一吋一吋爬着找不可？聲音 這樣搞下去結果怎樣呢？無怪乎我們把有錢人都趕到保皇黨懷裏去了。

傑斐遜 大家要我寫宣言，我就寫了。我並沒有想獨出心裁。這祇是美國思想的表現。我們的人民需要這個。

李特的聲音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

傑斐遜 移民到美國來的，用血汗把美國建立起來的是勞動者，不是律師！李特的聲音 該死！你總要有個先例呀。歷史上哪裏有這種事情的，你說？

傑斐遜 那末這種樣子的新世界，或者，這種新世界裏面的人，我們在歷史上看見過沒有？這一塊地方，命中註定了要根據人的權利，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社會，我們在歷史上看見過沒有？先例！我們要創造先例！做一個好的榜樣，比跟從一個壞的強。

李特的聲音 先生，你知不知道將有何等後果？

傑斐遜 〔控制住他的情緒，站了起來，從桌子後面走出來，向大會訴說。〕像我這樣希望和解的人，全國怕再也找不出來了。不過，上帝在上，我是寧願死而不願意放棄我的自由的。而且，在這點上，我知道我是在代表美國說話。眼看着一個血腥的戰爭要進行了，我心裏覺得不安。但是，因為我們是被迫的，我們就一定要打擊敵人，狠狠地打擊他。我們一定要教訓暴君：我們並不是無知無覺，挨了打還要搖尾乞憐的畜生。不過，這是不夠的。我們現在是在為我們的將來和子孫的將來作一個一勞永逸的決定。我們的人民已經打了一年了——爲了什麼？〔他拿起稿子來〕就爲了這個。讓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寫定了交給他們。把我們爭取的自由保衛起來，這是時候了。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爲過！趁現在，大家在流血，在死亡的時候。到了明天，他們也許會疲倦，也許會漠不關心，於是，新的暴君會把舊的法律作工

具，重新來剝奪他們的自由。建立一個自由的社會：這是時候了。要在現在，不是將來！

李特的聲音 關於這一點，我倒願意來辯論那末一整天。

傑斐遜 「猛烈地」會場裏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迫切希望快點把這樁事情得到一個解決，可以早早回家去。我的太太生着病，要養孩子。而且，我在此地，她還要在家里做我的工作。我惦記得要發瘋了。不過，倘使有這種必要，爲了爭這一句話，我情願在這兒耽一個夏天。

〔停頓〕

李特的聲音 那——末，再念一遍，我們再來研究研究！

傑斐遜 「坐下，讀文件，他的聲音裏充滿了感情。」我們認爲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他們某種不可移讓的權利；那裏面包括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爲了獲得這種種權利，要由人民來組織政府，政府須要得到人民的同意，纔能取得適當的權力。

「自由鐘敲了起來。青年傑斐遜的臉被一道幾乎是神聖的光神化了。這道光更加亮起來，然後黯淡而消失。黑黝黝的甚至於使得陰暗的船和傑斐遜如夢的黑影也模糊不清了。自由鐘在黑暗中敲得更響，隨後又消失了——柔和，甜蜜，幽靈似的音樂又起……瑪莎的形象出現了，悲慘地微笑。船上的那位夢想者又可以看得見。他伸出手去。」

傑斐遜 「喃喃地」原諒我，瑪莎！我向你要了那末大的代價。原諒我！我要求一個快樂的世界——爲我們；爲了要得到這個世界，我失掉了你。「瑪莎的幽靈悲悽地微笑，搖搖頭。」

哦，我親愛的。在我描繪的每一張憧憬將來的圖畫裏，你都在最前面。沒有你，也就沒有了圖畫。也就……

佩琪的聲音 「遠遠地」爸爸！

「瑪莎的幽靈伸出手來，然後黯淡了下去，終於看不見。佩琪出現了。」

佩琪 父親！「光線慢慢地亮了起來。又是船上，佩琪在他旁邊。」瑪利亞很好，爸爸。

傑斐遜 哼？

佩琪 她睡得很熟。

傑斐遜 哦！好的。她把毯子踢開了沒有？

佩琪 踢開了。不過我又給她蓋上了，掖得緊緊的。

傑斐遜 好的。

佩琪 你在沈思呢。你想什麼？

傑斐遜 哦——沒有什麼。親愛的。不過想想罷了。

「船上值班的忽然在上邊叫了起來：『陸地！』下面的人傳遞着這個叫聲。上面又喊下來：

「離右舷兩點，陸地！」

佩琪 爸爸！那兒！你看見嗎？

傑斐遜 不，哪兒？佩琪，哪兒？

佩琪 那燈光！那邊！

傑斐遜 〔向遠處細看。他的臉上充滿了感情。〕是的，是的，這是陸地！這是美國，佩琪。
佩琪 我們又到家了！

——幕下——

第一幕

第一景

【景】一七九〇年春，紐約下百老匯路麥康蒲大廈總統官邸。華盛頓總統緊閉着嘴脣，態度嚴肅，傾聽詹姆斯·麥迪生和亞力山大·漢密爾頓談話。麥迪生有學者風度，未老而已枯瘦。漢密爾頓個子矮小，年青美貌，品質浮華，舉止高傲。還有虛浮矯飾的亨雷斯上校站在旁邊。亨雷斯的臉好像是一面鏡子，漢密爾頓的一喜一怒都在那上面反映着。

麥迪生 「激昂地」如果漢密爾頓上校的財政法案再在國會裏提出來，仍舊要遭到否決的。

漢密爾頓 「冷淡地」麥迪生先生，我真想抓住你們國會裏那些人的腦袋，把它們互相撞擊，打成一團漿汁。

麥迪生 那有什麼用？

漢密爾頓 統一！某種形式的統一。

麥迪生 是的，但是，哪種形式的統一呢？問題就在這裏了。